

民俗顾问 李尊杰

远方飘来的云

司卫平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 民俗顾问 李尊杰
◎ 著 者 司卫平

远方新年的雪

李尊杰题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方飘来的云 / 司卫平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227-05370-5

I. ①远… II. ①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5315 号

远方飘来的云

司卫平 著

责任编辑 丁丽萍 李秀琴

封面设计 张永华

责任印制 张国祥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4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0719 印数 1000 册

版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5370-5/I·1356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像一片飘扬的树叶，在风中前行。在风中询问那感染我的丝绸般细腻柔丽的风絮：你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啊？我这是飘荡在谁之中？我不知道！我想知道，心啊，依然飘荡着去感觉去寻找！

实际上我知道了！我据说是在西北风中，也据说是在东南风中，我就是在风中，是风的一缕丝条。我可以是西北风，也可以是东南风，在天空中在大地上，我才抚过了一团云，又掠过一片茂密的树梢，特别是在明净的月夜，我沉醉在月光的指引下，披着月色飘动。

我是风啊，我知道我是风！我知道春夏秋冬是太阳的个性，但我是属于月亮的，月亮的个性就是我啊，我是风！

这是多年后的今天，一个穆斯林文化人想给老虎写传的时候，更确切地说是演绎一个穆斯林的心灵的时候，开篇抒发的一番感言！

——引言

1

豫西一个叫庙下的古集镇上，生活着为数不少的回回，这里的回回是一个孙姓大家族。据还健在的老人讲，这个大家族到这个地方已经有五代人了。最早是一对老夫妻挑着一副皮货担子，带着八个大小不一的儿子来的。一家人凄凄惶惶地，在庙下街的东头赁下个院子，开了个简陋的皮货作坊。途经庙下的古道上驼铃叮当，骡马嘶鸣，拉车驮运的商队经年来来往往，孙家的皮具成了俏销货。据说孙家老掌柜从大清早起来干活干到天擦黑，腰就没有直起过。到第二代人的时候，这个皮货作坊已经繁衍出了半条街的铺子——人称孙家皮货行。孙家人靠着精明的头脑和勤劳的经营，东买西贩、开铺经商，已然是方圆百里有名的大户了。孙家人丁兴旺是不争的事实。

老虎就是在这时候来到庙下的。

回回的户头好扎堆，慕名前来投奔孙家的回回和亲戚不少，满街都能看见晃动的礼拜帽，没有个清真寺咋行！孙老大把各门另户的八个老弟兄叫到一起碰了碰头，开始张罗着要建清真寺。先按门头出钱，不足部分由他掏腰包补上。他们在东寨门里买下一块空地，模仿洛阳东关清真寺的式样，建起了一座高高大大的四合院。老虎的父亲就是孙老大为清真寺从西地请来的阿訇^①。

据说老虎的父母带着他和他哥哥，在初春一个午后的料峭的风里，坐在一辆拉草料的大车上来到庙下。一家几口刚从大车上狼狈

^① 阿訇：波斯语音译，意为老师或学者。回族穆斯林对主持清真寺宗教事务人员的称呼。

地滑落下来，就招得人围住看，把寨门口的青石桥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当时日本人刚打到洛阳以北的黄河岸边，庙下的老百姓还没有见过日本人，但早被日本人的传闻骇乎怕了。看到突然冒出这样一家人，男主人头缠戴斯塔尔^①，身穿青灰袍子，还有浓密的长胡须，高眉直鼻的异相，谁不警觉？被惊动了的村公所和红枪会更是草木皆兵，竟虎视眈眈地把他一家子困了起来。多亏了闻讯赶来的孙老四，他提着两把上了膛的盒子炮，一个人直冲冲地横进人窝里护住了这家人。

孙家人平常都是善面笑脸做生意，今天舞刀动枪的，竟把人都给震了！围着的人看见孙老大带着一帮子回回后生随后赶来，拄着文明棍，穿黑府绸衣裤，外添件鸭蛋青坎肩儿，迈着绅士步，老远就笑呵呵地打招呼。孙老大知道，给这群汉人说不清楚，他们哪里知道阿訇是干啥的！干脆大声说：“这是从西边远道来投奔俺家的亲戚，是俺回回教门里的教长，以后就在咱庙下落脚了，惊动惊动！”跟他来的一千人分开众人，毕恭毕敬把这家人簇拥着请回家去。

孙家来之前，庙下还没有回回，所以一镇人都不谙回回一教的讲究。孙家人在庙下安家开铺，自吃一井水，饮食习惯也与别家迥异，一街人才略微知道回回人是有教门的，跟一街人不一样。后来投奔而来的回回多了，汉人也懂得一些回回的禁忌，便都相互谦让着学会了尊重。现如今又请来了回回家的教长，便觉还有大不同处。刚开始几天，很有些人探头探脑地想到那个门楣上写着“清真寺”的院子里一看究竟，一脸异相的回回教长倒是很热情地招呼来人进去坐，但更多的人只是在门口瞄几眼看个稀罕。

老虎一家初来乍到，面对许多汉人，也是小心谨慎。老虎的祖上是从也门过来传教的，老虎的父亲自然就有些异相，再加上身份

^① 戴斯塔尔：波斯语音译，意为“缠头巾”，清真寺的阿訇或教长头上缠的布。

特殊，要诵经作课，一时竟成了这集镇上捕风捉影的话题。

镇公所所长就通知孙老大去问，那回回教长带的几个大大小小、锃光瓦亮的东西，是黄铜做的镇物还是金子做的法器，有邪性没有？

孙老大说那叫汤瓶，是做礼拜时冲洗用的。问是冲洗什么？孙老大说冲洗人也冲洗人心，人干净了心就干净了。

所长很是纳闷，刁钻地说：“能把人冲洗，心咋冲洗，莫不是那阿訇能把人心掏出来用那壶洗干净了再放进去？”

孙老大笑而不答，给所长掏出了一包大洋，算是给这家人缴了人头捐。

慢慢地，街上人都知道回回人是真干净，半条街的回回隔三差五都要戴着小白帽集中到回回教长住的清真寺里洗身子，一个个从寺里出来都是满面红光。再审视这院子的门楣上写着的“清真寺”，就似乎明白了些——这些回回专门请了个教长来管着人洗身子，看来洗身子跟那些和尚吃斋念佛是差不多一样的讲究！天长日久，汉人便见怪不怪了，只是跟这些回回之间远了些距离，多了层当面不多问不多说的隔膜。

寨子里真传来了要过老日^①的消息。镇公所天天有分派，家家户户的男人们都要带着枪棒上寨墙上守夜，东寨门的寨墙让回回值守。守了半月，也没有见老日经过，人就疲沓了。谁知道一天夜里，倒是被打着抗日自卫团的一伙土匪摸进了西寨。半个寨子的男女老幼哭喊声震天——土匪不仅要钱粮，连女人也要，说是老日喜欢要“花姑娘”，得把寨子里的花姑娘都带走。吓得西寨人不知道怎样才好。土匪们在西寨挨门挨户的闯得意了，才冲到了东寨，但脚一踩住街边，便被一道端枪握刀、头戴小白帽的人墙给挡住了去路。有人扒着门缝瞧，只见孙老大双手掂着盒子炮，撅着山羊胡子威风凛凛地

^① 老日：方言。中原地区对侵华日军的称呼，含有仇视诅咒意味。

站在正当头。土匪头子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嗒嗒嗒嗒”地奔来，看见火光中一派凛然的孙老大，紧勒住了马头。土匪不报号，孙老大也不问话，两下里剑拔弩张地僵持了一盏茶工夫，土匪阵里打了一声呼哨，竟忽隆一下退了！

从此更是有了传言，说平常点是回回人心齐，都是在那清真寺里洗出来的，土匪也怯三分；说的邪乎点是清真寺里有法器，回回教里有杀气，土匪就没有敢进东寨！

2

正是枪打炮飞的战乱年月，老虎一家十分珍惜庙下这个暂时还能避风的地方。老虎的哥哥长山撇着一口西边人的粗腔大声，在街道上怪声怪气地叫着“大大”“婶娘”来回奔忙，成了孙家店铺和作坊里进进出出的小伙计。老虎长得单薄，除了顶着个大脑壳子和孙家的小孩子们一道在街上的完小上学，回家就偎在父亲马明道身边学习经文。

如果没有意外，老虎的学会一直上下去，他对上学和学经文一样地上心。完小的老师都很新派，穿长衫戴眼镜，女教师也是剪发头，气氛很活泼，尤其是上课，他喜欢听眉清目秀的女老师朗朗的讲课声。可惜突然出了一件事情，使他只能窝在寺里，专心地跟着父亲学经文。

街上开粮行的一户姓郭的汉民，在寨墙边上有一个果园，除了几棵石榴树和梨树，大部分都是桃树。早春，梨树开花的时候有几树素白，到了三月桃花开的时候，可是满园子粉红，煞是好看！那时起孩子们就开始惦记这个果园了，从小毛桃一天天看着长成大鲜桃，尝鲜的贼心就也跟着长成了。跟老虎当时一起上学的还有孙家的一个外甥叫丁长恩，是他们这群学生中间最调皮和个头最大的，也是当然的孩子头儿。丁长恩一入夜就喊叫出几个同学去寨墙根儿玩，说是捉迷藏，实际是要见机行事对桃园下手。可是费尽心机，不是斩获不大就是空手而归，有两次还被看园子的老长工抓住打罚了一番。桃子长熟了，篱笆墙里稠密的果实垂满枝头，吊足了孩子们嘴巴上的涎水，难敌诱惑的孩子们准备再次出手。学生学生，赛过猴精。吃一堑长一智的孩

子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决定不但要偷桃子，还要吓唬住看园子的老长工，叫他不敢打人。自告奋勇的丁长恩把他父亲的羊皮袄偷出来，反穿皮袄钻进了篱笆墙。恪尽职守的老长工在这桃子熟了的季节，本就草木皆兵，一有风吹草动极度警醒。丁长恩身上反穿着厚重的皮袄，钻篱笆墙的动静有点大，毫无疑问引来了老长工的注意。老长工蹑手蹑脚地靠近要抓个现行，不料看见一个满身白毛的东西也在蠕动着朝自己爬来，当时吓得毛发直竖、骨酥胆破，惨叫一声，“扑通”倒地死了。丁长恩见惹出了祸事，也不敢再偷桃子，慌慌张张地从来路爬出园子。

闯下这样的大祸，丁长恩自知纸包不住火，哪敢再回家去，撵掇着伙伴们爬出寨墙，趟起脚跑出去投了军。老虎胆子太小，事事都缩在后面，爬寨墙的时候，落在最后的他不敢纵身一跳，蹲在寨墙上哭哭啼啼一阵，只好摸着黑回了家。

半夜里各家都纷纷找孩子，老虎算是个知情者，把前后一说，一族人都惊了！提着马灯跑到郭家的果园察看一番，人真是死了，老长工瓷瞪着眼就挺在果园里的树下，手里还紧攥着一根木棍。

孩子们跑丢了，心里急；把人家看园子的人吓死了，心里更是刺挠。这等事，如若把握不当稍有差池，便是一场两族械斗！孙老大是一族中顶门立势的，也是咬着根细竹签闷头不语。年轻人开始暗暗去找刀取枪地做准备，好像天一亮一场你死我活的恶斗就要开始了！

孙老大说话了。他的眉头拧成了个大疙瘩，说出的话砸得地皮“咚咚”响。他说：“怕什么，咱的孩子闯祸了，大人得顶着，叫咱赔钱咱赔钱，叫咱抵命咱对命，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说着话把怀里的大镜面盒子枪拿出来摆弄了几下，重又揣上，扯起早被吓得呆若木鸡的老虎，告诉也赶来的老虎父亲马明道阿訇：“马阿訇，我带老虎去说清楚，我没事孩子就没事，其他人都先稳住势，别惊张！”

孙老大扯着老虎的手半夜敲响了郭掌柜家的门。老虎当时的感觉

都麻木着，只是被拉着走，手腕子在孙老大的手里被捏得生疼，脚尖小跑着点在地上，趑趄趑趄。进郭掌柜家大门的时候，孙老大抖擞了他一下，告诉他：实话实说，人命关天的大事，一点瞎话都不敢有。

郭掌柜好像已经睡下了，老虎萎缩在孙老大身边，在客堂里等了很大一会儿，才见一个老头子晃着精细的小辫子，衣衫不整走出来。

孙老大很敏捷地窝着头站起来，开口说道：“半夜来搅耗世叔了。”

郭掌柜疑惑不解地试探着问：“老大，咱两家还没有这规矩吧？有啥不敢过夜的事，能比‘跑老日’^①还怕人？”

孙老大说：“世叔，小事我等天明来，出了大事了，还真不敢过夜。”说着，把老虎往前推了一把，语气严厉地告诉他：“一五一十说。”

老虎吓得浑身直哆嗦，把他们怎么去偷桃子，谁主使谁同谋，不敢有半点隐瞒都说了出来。说到吓死了看园子的老长工，早已经六神出窍的他恐惧地哭起来。

孙老大对着被惊得大张嘴说不出话来的郭掌柜，照着老虎的屁股踹了一脚：“说，跑了的都是谁！”已是魂不附体的老虎很委屈地“扑通”就跌趴在地上。

郭掌柜瞪着地上的老虎，狠狠地跺着脚说：“这都才半桩子大的娃子，就敢生点子吓死人呀？”

孙老大低头不语，他的眼睛暗暗地瞄着郭掌柜的反应。郭掌柜攥个拳头，在客堂里走来走去，摇头晃脑地气恼不住。突然叫下人来，高声吩咐道：“多带几个人，打上灯笼快去看看。”

孙老大说：“世叔，人真是死了。”

郭掌柜抬着腔说：“我知道，不死你能半夜敲门！”

孙老大说：“是，我就是赶着紧给世叔赔罪来了。咱是回汉两教，

① 跑老日：豫西地区对躲避日本兵祸害，赶快跑的俗语。

可还是一条街住着的乡亲，人命关天，就是来讨您老一个发落心里踏实。”

郭掌柜手拍脑袋，不知道如何回答。他知道孙老大在家门口并不张狂，有着教门中人的本分，这事情分明不是刻意寻仇，而是孩子们馋嘴惹下的祸端，又是死了个下人，自己也不好拿着铜钱当磨盘——硬朝着结孽上拧呀。再者，自家开的布行、粮行，跟孙家在洛阳城里开着的生意是一路，多有交道，算有着几分情分，知道孙老大是个什么样的人。孙家常年到西地贩马、卖药，没有名头的主儿能在这几千里路上畅通无阻？虽然隔着教门，不刻意去交往，但还是模糊知道个大概——不是好摆治的主儿！话能说到这份儿上，已经是明白人了。

郭掌柜叹息说：“人死不能复生，长工是咱家的，可人命不是咱家的，就是想商量个说法，也不是咱爷们在这儿张张嘴就行吧？”

孙老大听出了缓和的口气，长出一口气，说：“世叔想咋发落，我不说一个‘不’字。”

那夜，孙老大在郭掌柜家待到头遍鸡叫，老虎一个半大娃子也失魂丢魄硬撑着。回家的时候老虎已经紧张得不会走路了，被门外等着的人背了回去。

这事让孙老大用两亩地打发了，老虎却在床上拱了三个月。都说这事是泼皮的跑了，让一个老实孩子顶坑，怕是被吓破了胆！老虎见了谁都是畏畏缩缩，你不问，就没有一句话，即使问他，也很少有囫囵话。

庙下街有一条穿街而过的河，这条河不同于许多河，是南北走向，把一个本该完整的寨子隔成了西寨和东寨。东西两寨靠一座百年的青石老桥连着，一排雕成乌龟的桥墩很风景，没有大水的季节，那乌龟头上经常骑着戏水的孩子们。这条河的两岸还竖着两排整齐的青石桩子，是给来往于集市的牲口贩子们拴骆驼和牛马的，每到集日，人欢马叫，煞是热闹。

老虎是有学也肯定不上了，就在家跟父亲当个海里凡^①，经常坐在僻静的寨墙上背经文。经文倒是背得流利，但心眼子里不安分，他总感觉自己准备离开庙下，要心情畅快地走在寨外的官道上，所以暗暗地羡慕上了那些长途跋涉、一脸沧桑的大牲口贩子。

孙家就有牲口贩子，走东转西的孙老八常年带着一干伙计，奔波在青海、内蒙古的黄尘古道上。这是孙家生意中区别与别家的特色，也是回回特色的生意。孙老八之前是孙老四在干，孙老四那年从青海贩马回程，路上捎了些枪械，到洛阳被吴佩孚大帅的兵给查住了，不但没收了枪械，连人也关进了大牢。孙家上下打点，花了不少银元，才把孙老四救了出来。后来孙老四死活不愿意再干了，他说干啥都不如种地牢靠，拿出自己的家底买了百十亩水浇地，一心一意当起了庄稼汉。除了开着一盘磨房外，再不掺和生意上的事情。一年到百里外的伏牛山里去贩回牛，主要目的也是去看朋友。孙老八喜欢舞枪弄棒，人也高大威猛，就接下了这开山淌路的营生。

孙老八每回到清真寺里做主麻，老虎都分外殷勤地围着他沏茶倒水。有机会插话，总腼腆地问几个问题，无非是路上的风光和见闻，这很吸引他。那年老虎已经快十六岁了，跟着孙老八出门游历成了他的梦想！他央求父亲说，想到别的大清真寺去学经。马明道也清楚，一个海里凡的学识是需要到不同的清真寺里去游历的，拴在槽头的马长不成骏马。

孙老八看出老虎的意思后，也很想带他出去长长见识。有一回，他用手揣捏着老虎的肩胛说：单薄了，到路上可是指靠身子骨当家的。

老虎问：“什么时候您动身？”

孙老八说：“上冬走，开春回，五黄六月正好到家。”

老虎心里有了底儿，以后见天黑就跑到寨墙根儿跟着一帮回回后生练把式。他的动作总走样儿，但很认真，越认真越不协调，惹得大

^① 海里凡：清真寺里学习经文的学生。

家看笑话。他不在意谁笑话，伸胳膊蹬腿累得吭吭哧哧，一招一式丝毫不马虎。

但这一年，老虎的理想还是没能实现。

3

事情本已经水到渠成。

孙老八很愿意带着他这个海里凡上路，因为即使风餐露宿的回回，少做了礼拜，心里也不安宁。马明道阿訇也觉得安心，跟着孙老八总是比跟着别人或者独自一个出门要牢靠得多——因为老虎的哥哥马长山已经娶了孙家的姑娘当媳妇，还多了一份亲戚情分。

那一年老虎整十六岁，母亲将父亲的两件旧袍子又缝补了一下，打了个包袱斜系在他背上，由着他跟在孙老八的后面兴致勃勃出了寨门。

头一天走了六十里路，老虎倒是挺轻松的，一路上脚步很活泼。睡了一夜，小腿肚子酸胀。第二天上路，他忍着趔趄没有敢说，可还是被孙老八看出来。孙老八压着步子鼓励他说：“这还是走官道，过了洛阳城，翻山越岭也是家常饭，慢慢腿脚走开了，比兔子不差。”

老虎心头兴冲冲地，知道以后还有两个月的路要走，有父亲带他来庙下时候走过的一路风光吸引着，步子就稳当多了。他腼腆着脸说：“您都走几年了，俺还没走一趟嘞。”

孙老八笑了，说：“那你得好好走呀，真腿软了咱还有大车嘞。”

老虎摆着头撇开话题问孙老八：“八大，路上还有金灿灿的油菜花吗？有紫红色的苜蓿草吗？有满树红丢丢的樱桃林吗？有美煞人的罍粟花吗？”

孙老八笑他：“你说的都是一个季节吗？”

老虎搔着后脑勺也笑了，是啊，他们一家从遥远的甘肃一路走到

这个叫庙下的小镇，哪里是走了一个月两个月，那是一年多呀！连他们离开时告辞的那个高大的清真寺究竟是什么模样，也是影影忽忽地记不住了，只记得父亲扯着他从那里走出来的时候，站着回望了一阵，清真寺那高高的圆形绿色穹顶上举着一个弯弯如钩的月亮。

这一天，风和日丽，一千人走得轻松自在。虎虎生威的孙老八把夹袄的扣子都解开了，肩头搭着一个崭新的钱褡子，紧束的腰里左右各斜插一把大镜面的盒子枪，人显得分外抢眼。七八个头戴礼拜帽的回回汉子，簇拥着两挂大车。老虎紧随慢赶一路小跑，即使腿肚子在跑腾中直犯哆嗦，也是兴致颇高——天黑便要到洛阳城了。

中午，他们在一个土坡下的背风处支锅烧饭，孙老八坐在一边擦枪，老虎没有什么事情做，独自跑到坡顶上张望一番，激动地跑下来对大家伙说：“前面就是洛阳城吗？我看见了一座大石桥！”

大家伙起哄着说：“前面是洛阳城吗？他说前面是洛阳城，他的腿比咱们的腿长，已经到了洛阳了！”

孙老八眯着眼看着天上的日头说：“还远着呢。”

老虎说：“你不是说看见大桥就到洛阳城了吗？”

孙老八说：“大桥不是大石桥，大桥大得很嘞，从南跑到北，你撒开腿跑也要跑一会。”

老虎说：“比咱西河的桥还长吗？”

孙老八觉得很难给他说明白，讪笑着道：“你再去看看那桥比咱西河的长不长吧。”说着站起来去到一棵更远的大树下，靠着树干等已经有了热气的饭熟。

老虎又固执地跑到坡顶，再看那桥，马上就失去了兴致，那石桥分明还没有西河的桥长。他扫兴地坐在坡顶，无聊地看着不断从身边走过的行人，有背包的，有挑担子的，有推车的，也有骑驴的。渐渐地，他开始饶有兴趣地欣赏起那些推着独轮车的脚力。脚力们扭腰调胯的姿势像是舞蹈，艰难和狰狞的车轴声在他们滑稽的扭动中高高低低

低，蜿蜒曲折。老虎听着刺耳的车轴声为他们揪心，真想去帮着推上一把，可迟疑着不知道该怎么上手，傻愣愣地看那脚力终于左拐右拐地到了坡顶。脚力们都会在坡顶长喘一阵，然后掉转身把车把架在肩头下坡。车轴接连不断的嘶鸣和尖叫像是把人的神经放在锯子下面一下一下地拉，肌肉和心一阵儿一阵儿地收缩放松。他们依然要扭腰调胯，车轴的尖叫声推动着他们，腰胯的扭动更加夸张和紧凑，一直到抵抗的脚步划到坡底，脚在土路上蹭出的一溜土尘才肯消散。

老虎关注着一辆一辆的车子，担心自家装满货物的大车该咋上这面大坡呢？

在所有上坡下坡的赶路人中，最抢眼的是几个虎雄雄的男子汉，那几个汉子像是在悠闲地看风景，眼睛支棱棱地审视那一趟一趟几乎擦着他们的眼皮走过的车。不但不出手相助，还大声地讥笑、挖苦那些痛苦的拉车人。

坡下停了一辆车，赶车的把式扯着嗓子叫：“卖坡嘞——来买坡的了。”这群人呼啸着向坡下跑去，车把式索性把鞭子往车上一插，轻省地背着手往坡上走。那几个先前还悠闲的汉子扑到车前，像是要抓起那架车一般，齐齐地咆哮着催促前面奋蹄的牲口，一起用力朝坡顶冲。老虎正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些卖坡人，惊奇他们赚钱的门路，坡下却传来了喊他去吃饭的声音。

老虎看见已经有人端起了碗，忙顺坡道往下跑。就在他跑到坡跟儿的时候，眼睛很不经意的一瞥，陡然竟有了几分兴奋。他看到了一个熟人，是他上学时教国文课的女老师，齐耳短发下露出一片雪白的脖颈，身上穿着藏青色的棉袍，坐在一辆正要上坡的高轱辘洋车上。女老师很别扭地仰摆着，像是竭力想在摇摆的车上端坐起身子。当那车子从老虎放慢脚步的身边走过，羞怯的他惊了一跳——老师的脚踝竟是被绑着，胳膊也背在身后。高轱辘洋车颠簸着朝坡上爬，老虎的眼睛盯着车上的一丛黑发在剧烈地摔动。也就是这个时候，老虎的耳朵